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/ 张锬主编

父亲祭

刘 / 兆 / 林 / 小 / 说 / 精 / 品 / 选 中 / 篇 / 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兆林小说精品集 中篇卷:父亲祭/刘兆林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6.4
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)

ISBN 7-5080-0958-4

I. 刘… II. 刘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2754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875印张 365千字 3插页

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5000册

定价:21.0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

刘兆林

内 容 介 绍

作为新时期著名军旅作家,刘兆林以自己作品独具的“气味(时代气息)、风味(地方特色)、人味(人情味)、兵味(军营生活)”而享誉文坛。转业到地方工作后,他仍然笔耕不辍。

本卷收入了作家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中篇佳作。这些作品多半以军营生活为题材,描写了看似单调实则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,刻划出一批血肉丰满、催人泪下的中国当代军人形象,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军营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,而这一魅力也正是我军军魂的具体体现。如《啊,索伦河谷的枪声》、《船的陆地》、《父亲祭》等佳作,朴实无华,亲切感人,深受广大读者朋友的欢迎和好评。

· 目 录 ·

爱情线	(1)
啊,索伦河谷的枪声	(38)
黄豆生北国	(101)
因为无雪	(142)
船的陆地	(216)
黑土地	(268)
三角形太阳	(314)
父亲祭	(356)
我的大学	(400)
妻子请来的客人	(452)
风雪撩人	(479)

爱 情 线

—

在那儿！那不就是长着几棵小草儿的新坟吗？坟前有株小枫树，坟后有个小水坑，一点不错，就是这儿。

灰衣男人忘记了钻心的腿疼，悄悄地走到坟前，慢慢蹲下来。他从提兜里掏出一个苹果、一把枣儿、一包糖，还有盒饼

干，放在坟前，四周看了看，见没人，又拿出一叠黄纸。他明知上坟烧纸钱是迷信，但还是划着了火柴。黄纸一张一张化成了青烟，他的心好像稍微踏实了些。慢慢地，青烟中化出了两双眼睛：妻子的眼睛，像两汪清泉朝他流溢着欢笑；战士黄红的眼睛，闪闪烁烁地注视着他，眼光里有怨恨，有嘲讽，是不是还有已经暗下定了决心？他思索着朝脚下的山镇望去。正是做晚饭的时候。家家的烟囱都陆续冒烟了，那一柱柱映着深秋晚霞的炊烟，多么诱人啊！哪一柱是她点燃的？她做的什么饭？

忽然，远处传来了火车笛声，灰衣男人浑身一震，慌忙从提兜里掏出一套军装换上了：新帽徽、新领章、新皮鞋；平头、窄脸、瘦矮个，皮肤粗糙，没有一丝肥肉。如果人也像酒、糖、醋、盐那样，经过提炼和浓缩就可以叫“精”的话，他便可以称为“人精”——小眼睛一睁一闭，细胳膊腿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过人的精力，好像用一种什么液体加以稀释，就可以膨变成许多人。

他干吞了两片止痛药，急急朝火车站奔跑起来，还没进站，火车又鸣起了汽笛。来不及买票，也来不及通过站口，顺着铁路飞跑过去。车轮转动了，他像百米赛跑那样朝尾车来了个冲刺，抓住了车门把手，一咬牙跃上了车，然后像火车似的呼哧呼哧喘着，作好了挨刻的准备。

果然，乘警怒冲冲上前训斥道：“穿四个兜还想不花钱坐车，哪个部队的？”

他上气不接下气：“……××××部队……通信连的……连长”

“干巴拉瞎，猴头巴象，还敢冒充连长！叫什么名，加倍罚款！”乘警那自信的神气，活像世界上最灵敏的测谎器就在他手中。

“……叫……丁……要武……”

第二天，当丁要武匆匆忙忙走下火车时，正巧在候车的人群中看见了他最担心的那双眼睛——浓眉大眼、机灵漂亮但有点流气的通信员黄红的眼睛。这双眼睛也看见了丁要武，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，眼珠一转迎上前：“连长，我来接你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回来？”

“能掐会算……不，‘第六感’呗！”黄红说时一只手迅速插进裤兜，马上又抽出来。

丁要武已看出他在说谎，但没揭穿，而说起了自己的事：“营长怀疑对了，没啥说的，回去写检讨，路费自己掏！”

黄红眼神惶惑地递给连长一支好烟：“施工保障车在后勤装东西，快搭车回去吧！”

丁要武猜黄红兜里准揣着一张回家的火车票，为了别白白损失他这笔路费，同时也给他个体面下台的机会，便故意说：“你在这儿等一会，我到街里办点急事！”

丁要武也真有件事要办：到邮局给爱人拍了封“我病危、速来队”的假电报。等他回到车站时，黄红真已悄悄把火车票退了，而且像压根儿就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说：“连长，你信不信‘第六感’？我算信了，这是科学。我昨晚一夜没合眼，总觉着你今天能回来，真就回来了，能说不科学？”

丁要武装出很信的样子说：“我信，我昨天也老觉着你能到车站来，真来了！”

二

“第六感”大概是很科学的，因为常有非常熟悉、非常要好、非常知心的人能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问

题。但丁要武和黄红在车站的相遇绝不符合“第六感”。他俩虽然同屋睡觉、同桌吃饭，但既不熟悉、又不要好，也不知心，更谈不上非常了。黄红是“T80型”的——一九八〇年入伍的城市新兵。这批兵啊，建军史上没见过！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他才小学二年级，斗“走资派”没份。他们拿红缨枪站语录岗，过路人不会背语录不让过。有个二流子不会背，顺嘴胡编一编就混过去了，有个老实姑娘不会又不知道瞎编，被罚了半天站。事后二流子常来帮他们站岗，实际是借机调戏过路女人。黄红因此受了污染，十几岁就和三不四的人来往。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，交了两三个女朋友。父母怕他发展下去变成流氓，就走后门送他当兵了。因为长得机灵漂亮，被营长留下当通信员，干了好几个月惹了好几次事，营长就把他放到二连，在二连捅了几次漏子又被退回营部。营长真想把他中途退役，师里没批准，最后（也就是前十天）才放到丁要武他们一连试试。一连哪个排也不愿要。当时丁要武正带架线排在山里执行任务，他就把黄红带在身边暂时当通信员了。

而丁要武是“T68型”的——史无前例的一九六八年入伍（那批兵建军史上也没见过）。入伍前他叫丁学文，当过红卫兵文宣队长，因厌恶文宣队那套说假话、造派性谣言的勾当，摔耙子不干了，改名要武。他认为当时只有解放军干正事，其余都是闲扯，便一心当兵。刚入伍时在师部当电影放映员。有一次机关晚点名，参谋长批评了几名科长不注意军容风纪，并号召干部战士都勇于批评不注意军容风纪的现象。事隔几天，丁要武却见副参谋长在街上一手插兜走路。晚上演电影，他就用扩音器向上千名干部战士念了一篇批评副参谋长的广播稿。新兵点名批评首长这在全军不算新奇，但在他们师却史无前例，顿时全场哗然，科长连忙把他撤下去写检讨书。号召批评，批评

了为什么又让检讨？他不理解，不服气。正拿着笔一个字也写不出，副参谋长来了，表扬他敢于大胆批评不良现像的精神，同时跟他讲，部队不能像红卫兵那样用大字报和广播擅自点名批评人，应该注意方式、方法、组织原则，不是越胆大越革命，还要注意调查研究（原来副参谋长砸伤缠着纱布才放在兜里的）。丁要武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感动，副参谋长成了他心目中最具体、最有威信的榜样，他也成了副参谋长格外喜欢的兵。研究他提干时，副参谋长曾对看不起他的人说过：“人不可貌相，拿破仑也就他这么高嘛！”后来他真成了全营首屈一指的连长。

营长把黄红拨给丁要武时，架线任务正处在关键时候，师里指示国庆节务必交付使用。而离国庆节只有五六天了，全连却忽然来了十一封电报，光架线排就五封，几乎全是新兵的，而且电文不是“父病重”就是“母病危”。来电报的都吵着要请假，其中黄红吵得最凶：“连首长可看清楚了，‘母病危’，如果死了见不着面，就得好好说叨说叨！”其实他母亲好好的，是他让一个女朋友拍的假电报。丁要武分析了情况：来电报的这些新兵差不多全是沈阳的。国庆节前后，沈阳正是不冷不热、瓜果齐全的好时候，国庆节各行各业都放假，是亲友们结伙野游的最佳日子。因此他判定，大部分电报是假的，于是当众宣布：“不是不相信新兵，老兵都知道，每到年节电报多，事实证明，其中不少是假的。所以不管谁，必须以当地武装部拍的为准，属实的也需‘十·一’后酌情给假！”

偏偏就在他亲口把这些话宣布完的当天，他自己也接到妻子病危的电报。“八·一”前他妻子曾拍过一次电报了，说孩子病重。当时孩子刚满一岁，他以为妻子和假电报催他回去给孩子庆生日连过团圆节。“八·一”节连长怎么能请假呢，他只寄回点药拉倒了。哪想到，不几天孩子竟死了。这回突然又接到

爱人病危的电报，他吓坏了，连忙拿起电话跟营长请假。营长说：“‘每逢佳节倍思亲’，你当连长的还能不懂吗？现在全营收到五十封电报了，你们连最多，真假都有，你也不是不清楚。你爱人是在国庆节的生日，别人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带头要走，好吗？再说任务，还有六天了，能完成？”

丁要武当即跟营长火了：“孩子死了，还想让老婆也死吗？不给假我就直接找参谋长！”

营长知道丁要武和参谋长的关系，只好给假了，但是说：“走时不要声张，就说到省军区开会得了，回去也跟老婆说说，别太拖后腿了！”

偏偏这些话又让黄红听见了，他用看透一切的眼光瞅着丁要武说：“我就不信真有舍己为人的干部！”

没有比既让领导怀疑又被群众不信任更窝火的事了。他从来也没那样哀求他人似的哀求黄红说：“求求你，替我保密，一切等回来再解释！”

黄红哼哼哈哈答应了，但那闪闪烁烁的眼光真难叫人相信。要不是丁要武只在家里呆了一天，黄红已经乘上开往家乡的列车了。

三

“连长，你把左手伸出来，我给你看看手相！”黄红在山坡的人堆里连推带挤钻到丁要武跟前。丁要武左手正捡着一片枫叶在变戏法，他把枫叶朝黄红一挥：“去你的吧，纯粹慈禧太后不认电灯——闲（悬）扯蛋！”

“连长你看你不信，看手相最唯物了，跟‘第六感’一样唯物！”说着已把丁要武的左手扳过去了。

劳动休息的场合也没法认真，丁要武只好依了。他是左撇子，左手掌上的细纹让茧子盖住了，只剩三道粗纹。黄红卖着关子说：“连长你看，左边这条是生命线，又粗又长。你是哪年生的？四九年，嗯，不敢瞎吹，也就活到2029年——八十三岁吧。中间这条是事业线，哎呀，事业线粗是挺粗，伸不长就拐到右边去了。看来……连长要改行，改到哪一行不好说。我看有两种可能，一是转业，因为这条线拐到右边快和‘爱情线’连上了；二是……如果爱人能随军，那就可能提到营里……当……副营长吧！嘿呀连长，我真不是骗你，你的爱情线非常不一般，越往下越粗。爱人啥样咱不敢瞎说，我敢肯定，你们的爱情相当不浅。谁不信可以过来比比，哪个有连长这么粗？这么长？”

爱情对小伙子无疑是有诱惑力的词，好几个战士偏偏看了看自己的“爱情线”。于是黄红又格外多说了几句：“说到爱情线大家也别脸红。马克思给他夫人写过上百首情诗、情书，毛主席也写过，咱们提提爱情算啥呀？小菜！咱连长这方面够马克思主义者——爱人一封假电报赶紧就跑回去一趟，别人谁对亲人有这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？”

黄红是想捉弄捉弄连长，同时达到也能回趟家的目的。丁要武当然不会听不出这番胡诌的用意，但也非常奇怪，堂堂一个连长怎么被新兵一张油嘴说得心里直痒痒呢？不是痒痒生命线长短，也不是痒痒事业线拐了弯，竟是被黄红称为爱情线的手纹在心里越变越粗，越变越长，发出了亮光，变成了铁路线

爱人大前天就能接到电报了，现在应该在火车上或刚刚走出站台。这回一定留她多住些日子，她也够辛苦啦……

闪光的铁路线又变成了一条河，家乡的一条无名河。河里流着黑幽幽的秋水，河边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听他说话：“……

我们村数我家穷，真的。我六年级还拣姐姐的花布衫穿，鞋底掉了用麻绳绑，没穿过新的。本来有过一个人，她妈到我家相亲，一看那破房就吹了——小伙子一蹦就能蹿上去，窗户连块玻璃都没有。人家连屋都没敢进就走了，以后只回了个话，‘我家姑娘先不忙出门子！’

“说这些干啥，我又不是嫌贫爱富的势利眼，再说现在你是军官了，还说什么穷！”

“还是慎重些好，啥时觉着不适合就提出来。”

“别说这话！”

该分手了。他叫她回去，她非要过河不可。河水很凉，她挽起裤腿先趟过去了。她在河边的小草地坐下来，从包里掏出十多个大黄梨。他很少吃过这样的好梨，每年春节能多吃几个黑冻梨就乐坏了。他只拿起一个黄梨，用刀切成两半。她夺下他手中的半块梨，一下扔进河里：“梨是不能分的，懂吗？”她挑了个最大的，削了皮，递给他：“梨不能分开吃，分开就是‘分离’了！”她又伸出手：“握握手吧，祝我们白头到老，永不分离！”他慌张地伸出手，只握了一下就抽回来……

电话铃声。黄红回身抓过听筒，听是营长找连长说话，便递给丁要武。

“马上把汽车派回去？拉啥？缓一天不行吗？再有一会就全部完工了，我们一定今天赶回去，明天好和全连一块过节！什么？干一天活再叫走二三十里路，要命啊！不是我要命，三十多人……命令？不是除了司令部的命令谁的也不好使吗？通信科副科长要拉柴就等于司令部命令？等于不了。明天吧。你命令？……”他额头的三道杠又增加了一道，三道杠的时候就是怒不可遏了，噔地撂了电话。他对黄红说：“通信员，到北村把水桶还给老乡！”又把手朝大家一招：“开干，加把劲，今晚一

定赶回去，明天全连会餐！”

四

太阳落了，黄红还没回来。三十多人劳累一天不能都陪着挨饿，丁要武便叫排长带车先走，他自己留下来等。他想借这机会和黄红谈谈心，黄红跟他这半个月，第一次遇到这么个好机会。

天黑了黄红才回来，他被老乡留下吃了顿好饭，却谎说帮老乡干了一大气活。他一看汽车走了，不禁暗生一股邪火，忽然恶作剧捂肚子一蹲：“哎哟，肚子疼，像虫子咬似的疼！”他想叫连长背。

丁要武看黄红直抓土，脸都憋红了，不禁暗暗叫苦：自打春天进山就腿疼，因为任务紧才坚持着没去医院，疼了贴贴风湿膏，吃点止痛片，再不就针灸几下，自己走路都困难。要是别个战士，丁要武会解释一下情况鼓励他同自己慢慢走，对黄红却不行。黄红前几天还冷笑着对他说“我就不信真有舍己为人的干部”哪！但丁要武确实没法背黄红，只好做了亏心事似地说：“歇会儿吧，我这儿有止疼药！”他从裤带上解下烫腿的热水壶连同常备的止痛片递给黄红。

黄红反而产生的胜利者的心情：怎么样，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，连长能背我这个新兵？他竟乘胜继续恶作剧起来：“哎哟，浑身发冷，像掉进冰窟窿了！”

丁要武又吞了两片止疼药，一咬牙蹲下了：“来，我背你！”

黄红趴在连长背上不好意思叫了。丁要武忍痛往上撵了撵黄红：“通信员，当兵在外不容易，交个朋友吧？”

黄红故意嘶呵了几下说：“朋友太多了真挠头，快够一个排

了!”不软不硬封了口。

“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少个冤家少堵墙嘛!”

“连长，说实话，真要交朋友你不够条件!”

“什么条件我不够?”

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事相帮。我现在一是需要探家，二是钱不够花，你肯帮忙?”

“探家得党支部研究；钱可以给你，干什么用?”

“算了吧，说出干什么用就该批评了，我没见干部给兵钱的!”

丁要武用一只手把衣兜里的三十元钱全摸出来，塞给了黄红。黄红觉得自己被动了，马上把钱退回去：“这是我出的一道考试题。如果再能一连回答我十次你是谁，每答不超过十秒，答得好就够朋友!”

这是日本一本《青年心理学》中测试性格优劣的方法，黄红肯定没看过那本书，不知是跟哪个女朋友学来的。丁要武却看过那本书，懂得这种测试的意义，暗自好笑说：“考吧!”

黑暗中，谁也看不见谁的面孔，只听一粗一细的声音在问答。

“你是谁?——”细声。

“我是军人!”粗而且迅速。

“二——”

“我是男人!”

“三——”

“我是生命线很长的人!”

“四——”

“我是事业线很长的人!”

“五——”

“我是爱情线很重的人!”

“六——”

“我是相信‘第六感’的人!”

“七——”

“我是和你大哥同岁的人!”

“八——”

“我是对朋友忠诚的人!”

“九——”

“我是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!”

“十——”

“我是愿做黄红朋友的人!”

丁要武每答都在五秒之内就完成了，然后马上反问：“及格吗？”

这些回答黄红都能够接受，而且答得如此干脆、迅速，黄红不禁暗暗佩服，但他没回答是否及格，又拿出一张王牌故意说：“我爱谈女人！”

丁要武稍一思索：“我现在就和你谈！”

黄红索性赤裸裸说：“我喜欢女人！”

“我也喜欢，但不是所有！”

“那当然，我就光喜欢年轻漂亮的！”

丁要武已经满腔怒火了，但强压着，不露声色说：“这很抽象，具体谈谈！”

“……真优美、冷眉、刘晓庆……我都喜欢！”

“这些人漂亮有才能，而且有贡献，不仅你，一般人都喜欢她们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动物性的喜欢就降低人格啦！”

黄红改用双关语问道：“连长，你一定很喜欢你爱人吧？”心里话却是：“你对爱人是动物性的喜欢呢？”

“她年轻，也漂亮，工作很能干，我当然喜欢了，也可以像你看手相时说的那样，很爱她！”好像对妻子的爱被黄红亵渎了似的，丁要武特别说：“但绝不是降低人格的爱……”

漆黑的脚下响起流水声，是一条河横在眼前。意外的情况使谈话中止了。丁要武放下黄红。俩人解下腰带和鞋带接成一条绳。丁要武叫黄红在岸上拉着绳的一头，他自己扯着另一头慢慢走下河。河水扎骨，他打了个哆嗦腿就麻了。哟，冷水一冰冰比针灸都管用，不疼了。大着步子往前探，最深的地方只到胯骨，他连忙叫黄红往上拉。

丁要武又背起黄红过河。黄红趴在连长背上，听河水在夜色中神秘地流动，为连长和他攀朋友而骄傲了。

过了河，丁要武一声没吱背着黄红又走。黄红感到了连长吃力的呼吸声和嘎嘎吱吱的咬牙声，后来又感到连长鼻子在发抖。他忽然觉得连长有点可怜：当个连长有什么用，自己有老婆不能领着逛逛公园，却背着个捉弄他的兵走黑道；我要是他走婆，背一百里也值得，我是个不领情的兵啊！既是为了酬谢连长，又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，黄红轻轻哼起歌儿来：

在那遥远的地方，
有位好姑娘。
每当人们走过她的帐房，
都要留恋地回头张望。
我愿做一只小羊，
跟在她身旁。
每天看着她动人的眼睛，
和那美丽轻便的衣裳……